



的有  
星戰  
佐治  
魯卡  
斯之父

# 娛樂

天地  
線

# 魯卡斯推《星戰》動畫解謎

三十多年來，科幻經典《星球大戰》陪伴着不同年代的人成長，曾有人統計過，《星戰》三部正傳電影及三部前傳，再加上小說、電玩遊戲、電視動畫、漫畫、廣播劇等故事，合共涵蓋了異世界五萬年的歷史與戰役。《星戰》的世界不斷傳承與擴展，故事裡龐大的宇宙觀，為新的作品賦予無限可能性。《星戰》首部動畫電影《星球大戰：複製戰紀》(Star Wars: The Clone Wars)，在戲裡戲外皆充滿傳承的概念，不但補白了真人電影裡一些未及交代的情節，提供了不一樣的閱讀角度，也為延續《星戰》傳奇提供了新的方向。

《複製戰紀》為《星戰》系列的首部動畫電影



將於本周四上映的《星球大戰：複製戰紀》是「星戰之父」佐治魯卡斯(George Lucas)創立的「魯卡斯動畫公司」首部出品，故事時序在《星戰前傳II：複製人侵略》及《星戰前傳III：黑帝君臨》之間，描寫的是一場足以改變宇宙命運並引發其後連串內戰的重要戰役。

## 複製人戰爭

不過，故事的淵源其實可以追溯至三十多年前第一部《星戰》電影中，主角Luke Skywalker所說過的一句話。當時，Luke問老一輩的Obi-Wan Kenobi「是否曾經參與『複製人戰爭』？」就這樣，「複製人戰爭」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便一直纏繞在星戰迷的腦海中，成了一個三十年未解的懸念，直至今天，佐治魯卡斯才肯為大家解謎。

身兼老闆及執行總監的佐治魯卡斯，今次找來了擅長製作動畫的戴夫費朗尼(Dave Filoni)擔任導演，他說：「六部《星戰》電影都以講述Skywalker的英雄事迹為主，反而當時全局發生的其他大事都被略過了，雖然在《前傳II》的開始及《前傳III》的結尾都大概提到一下，但既然是另一場戰爭，中間一定會有其他很多故事。以動畫電影的形式來製作《複製戰紀》，會更方便我們說故事，我們可以引進新角色，甚至談談複製人本身的事，令《星戰》發展成一幅更大的圖畫。」戴夫則補充表示，《複製戰紀》交代的只是介乎兩部前傳故事之間一段短時間內發生的事，但由於那是一場銀河系大戰，所以裡面同樣有英雄、壞人、陰謀及冒險情節，那都來自大家熟悉的星戰世界，只不過一直發生在背後而已。

## 發揮空間大

《星球大戰》系列在多年間已發展成為一個擁有宏大宇宙觀、人物衆多的科幻世界，裡面很多設計如激光劍、戰機、服飾等都早已成為經典，難怪本身也是《星戰》迷的導演，接下「星戰動畫化」的重任後，開始發覺要保留《星戰》感覺又要製作一部與別不同的動畫電影，原來並不是易事。「我們要忠於佐治魯卡斯創造出來的每件東西，但談何容易？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構思這齣《星戰》動畫的外觀、風格與感覺。」最後反而是佐治魯卡斯提出，這部動畫應創出自己獨特的視覺風格，毋須因循之前的作品。

《複製戰紀》其實是一個關於師徒的故事，說的是Anakin Skywalker(仍未成為的「黑武士」)墮落黑暗之前的一段「空白歷史」。「師徒傳承」是《星戰》作品裡的一個反覆出現的概念，這次就換了Anakin來當師傅，徒弟則是一個名為Ahsoka Tano的新女角。佐治魯卡斯及戴夫費朗尼均認為，動畫版可以做得更活潑，於是將焦點放在Anakin年少時的英雄氣概上，而不是令他走上邪惡之路的多舛命途，這些設定，都令《複製戰紀》成為一個大膽的嘗試；佐治坦言，從一開始，他們就打算利用CG動畫來做一些從沒做過的事，而最終出來的效果亦一如所料，非常新穎。

導演說：「佐治希望這些動畫角色都是獨立的，能脫離真人電影營造出來的感覺，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要找出每個角色的本質，然後賦予他們生命，打破大家對《星戰》的既有概念，讓他們不致成為電影版的複製品。」他強調，動畫可以提供無限的彈性，不需要製作道具及擔心重拍的問題，無論是場景及「演員」都可以任由他們調配，又隨時能夠作出修改，及按照自己所想，自由地創作，這都是真人電影不可能發生的事。

## 三年前籌備

當《星戰》電影系列隨着〇五年的《前傳III》而結束時，動畫版原來已悄悄為躍上大銀幕而進入籌備階段。戴夫承認，他自己是動畫迷，今次這部作品，也有受到日本動畫及漫畫的影響。「動畫是一個龐大的世界，我們不必只抱守



▲ Anakin Skywalker (右) 及 Ahsoka Tano 為《複製戰紀》的主角  
▼ 電影的角色被賦予新的生命



## 奧運娛樂化氣氛觀眾

中國首次舉辦奧運會，香港也是協辦城市，這可以說是中國人的大事。由八月八日開始，不論是否運動體育的愛好者，都無可避免的加入今次奧運旋風的熱潮之中。而香港各電視台亦投入大量資源去報道這件盛事。

開幕式的節目引起很大的回響，至今仍在網上熱烈的討論中，而接續的競賽項目次第展開，亦吸引大家的注意，雖然今次的賽事大都在日間進行，由於有網上免費直播，上班族亦可於公司收看。

不過賽事進行至今，大家都看得一肚氣，不是因為主辦單位的安排不妥當，也不是因為運動員的水準問題，而是因為香港電視台某些主持人的表現，特別是那些既不懂體育項目、又沒有常識，還要經常插嘴打斷專業評述員旁白的藝人。

他們如果是來「搞」氣氛，或者是慶功祝捷的餘興表演者，那絕對是合適不過，但是他們卻往往在不適當的時間來插科打諢。

當專業評述員在分析排球項目，中國對波蘭兩隊的戰略時，突然他們看到畫面情景，以一句毫無意思的「哪個是殺球」就打斷這個分析；當大家的焦點在姚明和中國籃球隊的打法時，他們卻把注意力放在姚明的球衣等與賽事無關問題；當我們為郭晶晶與吳敏霞取得金牌而感到興奮的時候，電視記者居然問吳敏霞有關郭晶晶即將退役的感想等近乎八卦的問題；還有那無日無之的問運動員得獎的心情，和要他們向香港同胞問好等，完全用上娛樂版的手法來套用。這種

## 影視縱橫

情形不但出現在楊婉儀、丘凱敏、杜挺豪、袁彩雲等人事上，資深如陳百祥、李克勤也如此。

我寧願不要他們開口，讓專業評述員專心的分析形勢和運動員實力、往績，或者讓我們專心看比賽過程。所以我在這裡要再三向各大電視台呼籲和懇求，請以後不要再用這些藝人來主持體育賽事，特別是在大型國際賽事，這樣做不是製造氣氛，而是令觀看賽事的觀眾感到無趣及反感。

崔曉

今年六十五歲的麒叔，從事廣播製作與行政管理，經驗逾四十年，先後任職香港電台、廉政公署與新加坡傳播機構，是舊一輩的資深廣播人，他有份參與製作的《獅子山下》與《鏗鏘集》，都成為經典節目，在業內的人脈網絡極廣，尤其與港台的淵源，也不必贅說。

凡事有正負兩面，擔心麒叔未能勝任新職的同儕，正是考慮到他的舊派處事作風，與過重的人情包袱。要活化更新有着七十多年歷史的香港電台，正是談何容易，況且本地廣播業的快速節奏，與因循保守的星洲風格是兩樣，重返舊巢物是人非，更需求整體配合，能否振臂再展昔日雄風，對麒叔是莫大考驗。

他們如果是來「搞」氣氛，或者是慶功祝捷的餘興表演者，那絕對是合適不過，但是他們卻往往在不適當的時間來插科打諢。

當專業評述員在分析排球項目，中國對波蘭兩隊的戰略時，突然他們看到畫面情景，以一句毫無意思的「哪個是殺球」就打斷這個分析；當大家的焦點在姚明和中國籃球隊的打法時，他們卻把注意力放在姚明的球衣等與賽事無關問題；當我們為郭晶晶與吳敏霞取得金牌而感到興奮的時候，電視記者居然問吳敏霞有關郭晶晶即將退役的感想等近乎八卦的問題；還有那無日無之的問運動員得獎的心情，和要他們向香港同胞問好等，完全用上娛樂版的手法來套用。這種

▲ 無線以藝人擔任奧運主持，有利有弊



▲ 戴夫費朗尼是《星戰》的超級「粉絲」  
▲ 尤達大師亦有在動畫中出現

着一種風格，事實上，我們也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扯線木偶劇《雷鳥拯救隊》(Thunderbirds)裡找到靈感，最後，我們就把不同元素融合在一起，製作成一部獨特的作品。」佐治魯卡斯則笑說：「能夠與這個超級『粉絲』一起工作實在是太好了，因為他知道關於《星戰》的事情甚至比我還多，連小說、漫畫及電玩等其他媒介的作品內容都十分熟悉，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宏觀地看整個宇宙，令《星戰》世界能超出原有圍繞Skywalker家族的中心故事，再向外擴展出去。」

文：小 O



銀河系大戰為整個系列的特色之一

## 黃華麒掌帥印查因

廣播處長一職懸空多時，終於前星期有了定案，由資深傳媒人黃華麒出任為期兩年半的第五級首長職位。黃的任命普遍受到輿論支持，因為他不單會曾任職港台，而且擁有行政經驗和不同媒界的創作能力。

「撐港台運動」一向質疑政府是否能派出有直接經驗和資歷人士當處長，而不是委派政務官以外行領導內行；這個疑慮應該不再成立，於是有人認為「黃先生的專業操守、核心價值和品德人格將面對嚴峻考驗」。其實任何人當任何重要的職位，都會受到嚴峻的考驗，在這前提下誰當處長都是考慮。不過筆者對黃華麒是比較有希望的。

黃從事傳媒工作約四十年，非常熟悉遊戲規則，所以他一上台就說「公帑的一分一毫都要認真問責」。黃華麒為人極低調但對於自己的創作卻非常堅持，其中一例是他拍《獅子山下》劇集時以妓女喻警，會被警務處投訴，但他維持原則不肯把對白刪除。有朋友說他當導演時亦會與老闆因剪片而引起衝突，希望黃的堅持不會隨年紀的增長而改變。另外，亦會高調申請廣播處長一職的港台主持周融，因於七十年代曾與黃一起共事，認為他是合適人選，可能亦出於對黃的了解比較深入。

廣播處長一職在第一輪招聘中不太熱烈，後來把門檻降低了(不必大學學位)，才有八十人申請，最後任命了黃華麒。政府保密工夫做得很好，沒有外人知道申請入職名單，其中只有幾位熟門人選曝光，包括周融、甘國亮、梁家榮。

有人說陳志雲是最佳人選，他婉拒了政府的美意。當時筆者覺得這個可能性不高，因為陳的年薪比處長高一倍。後來有傳陳服務的機構有另一總經理(該公司有三位總經理)申請處長職位。我才猛然想起這些傳媒界高職人士，轉工不是把薪酬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他們經驗豐富，事業亦算成功，對錢的考慮不像年輕人一樣。

他們除了想為大家服務之外，亦想離開自己服務的機構。為何要離開舊職呢？傳媒業經營困難是大氣氛，老闆專橫或刻薄是小氣氛，所以很多高層有異心或想退休。沒有新的工作而退休，老闆多不讓其離去。有份公職合約，

大條道理為社會(為行業)服務，老闆沒有辦法挽留。這班高層都已是身經百戰，所以老闆根本看不出他們的不滿與異心，而他們亦不會當楊修和試圖改變老闆的作風，於是一個公職就可引出一群高層競逐。據稱電影發展局秘書長一職就有幾家公司總裁申請，信不信由你。

田力

▲ 黃華麒出任廣播處長，教人期待

## 新官上場港台露曙光

黃華麒履新成為廣播處長，有傳同業戲言，其人要施展全方位實力與體力，迎接這場大戰，過關與否，不出數月自有分曉。在他既定的兩年半任期，着實也無須待約滿始定功過，處於轉型期的香港電台，到會的新官能否執掌大局穩定形勢，立竿見影透過行動表現最實際。

今年六十五歲的麒叔，從事廣播製作與行政管理，經驗逾四十年，先後任職香港電台、廉政公署與新加坡傳播機構，是舊一輩的資深廣播人，他有份參與製作的《獅子山下》與《鏗鏘集》，都成為經典節目，在業內的人脈網絡極廣，尤其與港台的淵源，也不必贅說。

凡事有正負兩面，擔心麒叔未能勝任新職的同儕，正是考慮到他的舊派處事作風，與過重的人情包袱。要活化更新有着七十多年歷史的香港電台，正是談何容易，況且本地廣播業的快速節奏，與因循保守的星洲風格是兩樣，重返舊巢物是人非，更需求整體配合，能否振臂再展昔日雄風，對麒叔是莫大考驗。

他們如果是來「搞」氣氛，或者是慶功祝捷的餘興表演者，那絕對是合適不過，但是他們卻往往在不適當的時間來插科打諢。

當專業評述員在分析排球項目，中國對波蘭兩隊的戰略時，突然他們看到畫面情景，以一句毫無意思的「哪個是殺球」就打斷這個分析；當大家的焦點在姚明和中國籃球隊的打法時，他們卻把注意力放在姚明的球衣等與賽事無關問題；當我們為郭晶晶與吳敏霞取得金牌而感到興奮的時候，電視記者居然問吳敏霞有關郭晶晶即將退役的感想等近乎八卦的問題；還有那無日無之的問運動員得獎的心情，和要他們向香港同胞問好等，完全用上娛樂版的手法來套用。這種

找他鄉的故事》勢旺，物色人才強化行政架構是有需要，麒叔當時是懷有壯志與亞視並肩作戰，官至總管高職，但僅效力兩個季度，在千禧年初已銷聲於亞視，他以過客身份作短暫效力，何解來去匆匆，也沒有人作深究。

黃華麒在申請廣播處長職務前，曾向深交的同業如梁人等取經，據說在首回合甄選未被列作獲得考慮的人選，他未感氣餒，還靜待其他機緣。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他對重返本地廣播業是滿有憧憬，絕未死心。

話說從頭，衆議紛論港台這套舊唐裝要徹頭徹尾的修改，時代巨輪是往前走，這是不爭的事實。有漏洞的制式，與不當的處事手法，確實要修正，但年逾古稀的官家傳媒，過去培育不少優秀人才，好些節目質素是達到國際級的嘉許，群策群力的合作精神與默契，箇中汗馬功勞也不可抹，要回復以往的光輝正義面貌，就要認定大方向重整軍容，上下一心再圖振作。

要整頓家風確立家規，必要有深得民望、果斷英明的長者坐鎮，未來兩、三年的家長重任，有賴麒叔承擔，且看衆子侄與後輩能否通力合作。在這段過渡期定要互相扶持，為塑造未來合適的生存空間而努力，切忌爾虞我詐以權謀私，互諒互助方為上算！

周沂